五分律卷第九　彌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第一分之五第六十四事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數數犯
戒諸比丘諫乃至莫長夜受苦皆如
上說六群比丘問言佛於何處制此
法諸比丘言汝不知耶答言不知諸
比丘言今當語汝制法處所於說戒
時便語言佛於此中制法六群比丘
言我今始知是法半月布薩戒經中
說諸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
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
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說戒時作是語我
今始知是法半月布薩戒經中說諸
比丘知是比丘已再三說戒中坐是
比丘不以不知故得脫隨所犯罪如
法治應呵其不知所作不善說戒時
不一心聽不著心中波逸提若比丘
與比丘受具足戒即應教為廣說若
二若三於說戒中坐若知若不知作

金

是語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第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數入波斯
匿王宮見諸美女生染著心不樂修
梵行或有反俗作外道者諸大臣見
作是言王何以不深藏宮女乃使種
種異姓見之尒時阿難常受王供養
晨朝著衣持鉢入於後宮時王與末
利夫人同寢未起夫人見阿難來即
便很俱被衣下牀所被之衣極細而
滑不覺墮落慚者蹲地王便譏呵言
我王事鞅掌昏夜寢息起不得早如
何比丘晨朝遲來阿難慚耻即還佛
所具以諸比丘入宮及已事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
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復自說阿難
事種種呵責告諸比丘入王後宮有
十過失一者若王醉時近餘宮女醉
醒便忘彼忽有娠必疑比丘二者宮
女見比丘或有戲笑疑有情故三者
若王有密謀外人得知便當疑是比
丘所傳四者若王宮內亡失寶物便
當疑是比丘所取五者若奪一臣位
外人必言由比丘故六者若有遺罪

外人必疑比丘所為七者若有未應
得官而王與之亦復疑是比丘之力
八者若王好出遊觀勞費事多亦復
疑嫌比丘使然九者宮內多諸美色
珎玩服飾比丘見之必生染著犯戒
反俗十者若王子中有反逆者必復
疑是比丘所教呵責已告諸比丘今
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入王宮過門限波逸提時諸
比丘佛制戒後便不敢踰城門限乞
食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入宮但不得
過後宮門限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入王宮過後宮門限者波逸提
尒時波斯匿王年年與諸宮女出行
國界處處皆有離宮別觀有諸比丘
暮至村落求索宿處諸居士言王今
不在此宮可入中宿王信樂佛法聞
必歡喜諸比丘不敢便無宿處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
今聽諸比丘入王空宮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王未出寶未藏寶若
入過後宮門限波逸提寶者所重之

盈

物及諸女色皆名為寶未出者女在
宮中未出未藏者女在此宮未使藏
隱尒時入後宮門限雙脚過波逸提
隨入遠近步步波逸提若一脚過突
吉羅入餘大臣長者家過內門限突
吉羅沙弥突吉羅若王請入不犯[illegible]
佛在舍衛城尒時拘薩羅摩竭二國
乖和抄掠二國中間道路斷絕王舍
城比丘安居竟作是念我今正當與
賊同伴乃得自致問訊世尊設彼戍
邏以共賊伴収捉我者波斯匿王信
樂佛法必不見罪便與賊俱到彼國
界果為所捉將邏將所白言此是賊
邏將言者衆衆者復是何等答言皆
是賊比丘便自說言我非賊是沙門
釋子於王舍城安居竟應問訊世尊
道路難嶮故與共伴耳邏將言汝非
沙門釋子必假此服來作細作便送
王所比丘自說如前王便放之左右
群臣有不信是沙門者言此賊假比
丘服王信樂佛法其於放之諸長老
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

五分律卷第九 第四張 薄

呰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共賊伴行波逸提有
諸比丘共賊道路行不知是賊既知
便慚愧謂犯波逸提或下道避之或留
在後賊即問言汝何故尒荅言佛制
不聽共汝伴行賊聞是語便大瞋恚
打諸比丘剥衣赤肉諸比丘還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
若不知是賊共行犯波逸提無有是
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是
賊共伴行波逸提有諸比丘在道路行
與賊相遇便生慚愧謂犯波逸提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
丘若不期共賊行道路相遇犯波逸
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與賊期共伴行波逸提有諸比
丘與賊期共道道行有不去者有從
異道者皆生疑我等將無犯波逸提
耶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
諸比丘雖與賊期共道道行竟不去及
從異路去犯波逸提者無有是處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賊期共

係

道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波逸提若
共惡比丘期行突吉羅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
諸難起共期行不犯 六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與女人共
道行或一比丘與一女人乃至衆多
或二比丘乃至衆多與一女人乃至
衆多共行渡水更相見形生染著心
或有反俗作外道者諸居士見譏呵
言沙門釋子共女人同道與將婦行
有何等異誰知此輩行於梵行無沙
門行破沙門法尒時有一居士數打
其婦打已出行婦作是念夫數打我
客能見殺今當避之於是便去出聚
落外見一比丘往趣問言大德何行
荅言欲至某處於是女人便隨後去
彼夫作是念我向打婦或能自殺即
便還家覔之不見問隣人言見我婦
不皆言不見便出聚落見一外道女
問言頗見如是如是婦人不荅言見
沙門釋子將去彼人即急追之及已語
比丘言何故將我婦走比丘荅言我不
作惡業汝婦與我同道行耳婦復語

夫言勿生惡心於此比丘我共同道如
親無異夫聞婦言作是念乃尒相欺
必巳有惡事便打比丘垂死乃置彼
比丘作是念我今委頓不任進路當
入火光三昧以自消息使身有力然
後前進念巳収鈠衣鉢入火光三昧
身中出烟彼婦見巳語其夫言不信
我語觀彼比丘身之所出彼比丘須
臾舉身洞然婦復語言不信我語復
觀比丘其身云何彼比丘即以此三
昧力往到佛所并以前事具白世尊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
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
巳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共道
行波逸提有諸比丘共行中道見諸
女人亦行此路心生疑悔我等將無
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不期與女
人共道行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期共
道行波逸提有諸比丘與女人期共
道行後不敢去或從餘道猶生疑悔

金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
比丘若比丘雖先與女人期共道行
竟不去或從餘路去犯波逸提無有
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
女人期共道行從此聚落到彼聚
落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卅八竟
佛在拘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千二百
五十人遊行人間諸比丘或得屋中
或在樹下或在露地時六群比丘共
十七群比丘大聚薪草露地然火在
邊坐多時有一虵從木孔出諸比丘
見以物擲之虵即還入得熱復出諸
比丘復更擲之虵復還入須臾須復
出擲一比丘齧之即死諸比丘圍繞
啼泣諸長老比丘問汝等何故啼泣
答言此比丘為虵齧命過具說上事
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汝等云何見
虵再三出猶故不避致令齧死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諸比
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
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
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然火

五分律卷第九 第八張

波逸提時六群比丘使守園人沙弥然火諸長老比丘見呵責言汝豈不聞佛制不得然火耶答言我使守園人沙弥然非為有犯諸比丘言自然使人然有何等異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然火若使人然波逸提有諸病比丘問醫醫言應服如是藥然火洗浴病比丘言佛不聽我自然火及使人然願更教我服於餘藥醫言大德正應服此藥然火洗浴諸比丘作是念佛若聽我自然火若使人然病乃得差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病比丘然火若使人然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無病若自然火若使人然波逸提有諸比丘須煑羹粥不敢然火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煑羹粥不得為炙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無病為炙故然火波逸提諸比丘欲㸐鉢然火及遮惡獸然燈

燭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有如
是因緣自然火若使人然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無病為炙故自然
火若使人然波逸提若為炙然火炎
高乃至四指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illegible]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往知識家
見嚴身寶捉看還著故處後為人所
偷主還覓之不知所在有人言我見
比丘捉便往問比丘言我失如是如
是寶比丘見不荅言我向捉還著故
處主言從比丘捉便不復見可以還
我比丘荅言我實不取主不信便與
比丘作惡名聲尒時有一外道囊盛
五百金錢到水邊飲忘不持去有一
比丘從後來見作是念此是誰物即
四顧望見前一人便作是念必是彼
許當持還之即取持去彼人未遠還憶
金囊即便馳還比丘問汝何故還彼
人便瞋言不吉利物何以問我比丘
言縱使我不吉利汝應語我還意彼
言我忘一囊在水邊故還覓耳比丘

即出示之此是汝囊非彼人既見我
已復更瞋言不吉利物何以捉我囊
汝小住待我數囊中物比丘答言我
竟不解此囊亦不看之若欲取者豈
當示汝恐汝失之故持相還耳彼人
復言我囊中有千金錢今少五百可
以還我比丘答之如初彼人便強牽
比丘到斷事人所時斷事人不信樂
佛法便非理斷即取反縛打驢鳴鼓
於四衢道頭欲殺之時波斯匿王在
高樓上遙見問左右言彼是誰答言
是沙門釋子王即勑將還斷事處
吾當自出即出問彼人汝何以苦此
比丘彼人如上白王王復問比丘亦如
上答王王問彼人此實汝囊非答言是
王即以五百金錢感彼囊中而囊不
受王復語言汝去囊中有千金錢今
何故不受彼人便自首言本實五百
我瞋故誣比丘耳王即問斷事者若
人面欺王當與何罪斷事人言此人
應死財物沒官王即用此法藉取其
財及縛此人打驢鳴鼓於四衢道頭
殺之有人語言汝誣沙門釋子應受

此罪若復誣謗後當劇是或復有言
沙門釋子有曾取我實恐今是實時
比丘白王言願賜此人命勿令佛法
致惡名聲王即放之呵責斷事人言
若後復有如此斷事當如向治汝諸
不信樂佛法者種種譏呵我等俗人
猶恥捉寶沙門釋子何故復尒無沙
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
呵責以前後事具白世尊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
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
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若捉寶若寶等物波
逸提
尒時毗舍佉母著極上寶嚴身之具
與諸親里遊戲園林近祇洹觀察衆
人歡暢未已作是念我今不宜同此
放逸幸可因此問訊世尊便將婢詣
祇洹到門復作是念我今不宜著此
飾好覲於世尊即脫寶衣著於轝邊
時舍利弗經行遥見毗舍佉母前礼
佛足却住一面佛為種種說法示教
利喜須臾而退係念所聞忘所著寶

侖

羅城門開後乃憶之作是念若我語
人失此實者或損佛法默然至曉時
舍利弗以是白佛佛告舍利弗汝往
取來受教即取語舍利弗明日晨朝
自送還之受教即送毗舍佉母讀言
善哉我有如是大師及同梵行若餘
外道得此物者何緣還我我昨夜已
捨令應李之即持施四方僧白舍利
弗可以此作招提僧堂舍利弗不敢
受以是白佛佛言受之復有諸居士
五日一入僧坊問訊或脫指環或脫
耳璫去時皆忘諸比丘見不敢取有
異人見便取持去諸居士還入僧坊
求覓問諸比丘我失如是如是實比
丘見不答言我見不敢取諸居士言
大德見之如何不取可以還我出家
之人何須此物答言我實不取彼遂
不信便與比丘作惡名聲復有諸比
丘共伴行一處宿伴中有忘物去者
比丘見不敢取餘人取之諸伴問比
丘我失如是如是物大德見之如何
我見不敢取諸伴言大德見之如何
不取可以還我出家之人何須此物

五分律卷第[illegible] [illegible]張 [illegible]

答言我實不取彼遂不信便與比丘
作惡名聲諸比丘作是念若世尊聽
我等於僧坊內及宿處若自取寶若
使人取者居士可不失寶亦使我等
不致惡名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於僧坊
內若宿處自取寶若使人取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若寶若寶等物
若自取若教人取除僧坊內及宿處
波逸提若僧坊內及宿處取寶寶等
物後有主索應還是事應尒寶者真
珠摩尼琉璃珂玉金銀寶等物者一
切餘物僧坊內者僧住處屬僧地宿
處者僧坊外他家宿及共伴行野宿
處比丘僧坊內見物應使淨人取若
無淨人應自取舉之若有人索應集
僧問其所失物相然後還之若取舉
已欲餘行者應囑後人若比丘到他
家見有物應使淨人舉若無淨人應
自舉若有人應即囑此人而後去若
無人應呼主人出付囑然後去比丘
共伴同道行若見物應使淨人取若
無淨人應自取還之還時應集衆人

先問汝失物不若言失應問何物若
如其語然後還之若與伴別道行而
不相及至聚落應寄信樂優婆塞還
之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
弥尼突吉羅 六十九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諸比丘日再三浴
多用澡豆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比
丘數數浴所用澡豆如王大臣其本
出家欲求解脫不念誦經惡露等觀
而反日夜修飾身體無沙門行破沙
門法時有相師語瓶沙王言尋當有
一不吉星出王應在其泉水中浴以
穰其災若不尒者或致失國或憂身
命王便勑左右料理彼泉即受教往
見諸比丘滿中洗浴還以白王王言
待比丘浴竟如是晝夜各三遣条一
去一來都無空缺婆羅門復語王言
此星垂出若出後浴便無所益王聞
此語即便嚴駕出到泉水所於下流
浴諸臣以此譏呵沙門釋子不知時
宜不勤不念觀身惡露但志修飾洗
浴身體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
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介不
答言實介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半月內浴波逸提有
諸病比丘醫言洗浴乃差諸比丘言
佛不聽我等數浴顧思餘方醫言唯
有洗浴更無餘法諸比丘作是念佛
聽病時數浴者我病便差復有諸比
丘種種作涅土汙身衣被垢膩以此
益疲作是念佛聽作時數浴者疲極
必差衣被淨潔復有諸比丘在路行
疲極欲洗浴而不敢作是念佛聽行路
時數洗浴者疲極得差復有諸比丘
風雨塵坌涅汙衣服作是念佛聽風
雨塵坌涅汙時數洗浴者可得不為
塵涅所汙春餘一月半夏初一月諸
比丘熱悶汗出作是念佛聽熱時數
洗浴者可無此患各以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
病時作時行路時風雨時熱時數洗浴
無犯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半
月內浴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病時
作時行路時風雨時熱時是名因緣病

時者疾病須浴作時者斷理種種事
乃至掃房內地行路時者一由旬二
由旬乃至行半由旬風雨時者為風
雨塵坌之所汙坌熱時者熱悶汗出
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
尼突吉羅若洗浴師及病人身體已
濕因浴不犯 七十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作新
房六群比丘欲在中住驅十七群比
丘十七群比丘不肯出便打之彼即
大喚諸長老比丘問何故大喚荅言
六群比丘打我諸長老比丘種種呵
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打比丘波逸提有比丘食噎倩比
丘搥背諸比丘不敢便死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
丘不以瞋心打比丘犯波逸提無有
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瞋
故打比丘波逸提若打比丘尼式叉
摩那沙弥沙弥尼餘人及畜生突吉

羅若比丘比丘尼打比丘比丘尼波逸提
打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餘人及畜
生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打
五衆餘人及畜生突吉羅 七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復来十
七群比丘房中求住彼不肯出便以
手擬如打相彼復大喚諸長老比丘
聞出問汝何故大喚答言六群比丘
欲打我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諸比丘僧問六群
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
手擬比丘波逸提有諸比丘說法時
以手語或示處所便生疑悔我無將
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不以瞋心
手擬比丘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瞋故以手擬
比丘波逸提若擬手及波逸提擬手
不及突吉羅餘如上打比丘中說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受所
作房六群比丘以上坐故次入中住

五分律卷第九 第十八張 尋

彼便避在左右房六群比丘作是議
言十七群比丘慚愧畏慎逼近我住
必見我過我等當作方便令其遠去
復往語言此先是空房多有恐怖事
汝等莫於中住十七群比丘言我堅
閉户何所應畏六群比丘於是夜闇
中作種種恐畏相明旦問十七群比
丘汝等昨夜得安眠不荅言我等聞
恐畏相閉户思惟都無所畏六群比丘
復共議言我等不能以此令其恐怖
當伺其出外入其牀下即便盜入於
夜闇時或牽其衣或牽其脚或舉其
牀移著異處於是十七群比丘便大
驚喚諸長老比丘來問何故大喚荅
言此闇不應有賊不知誰牽我衣誰
牽我脚誰舉我牀移著異處諸長老
比丘即持火照見六群比丘蹲其牀
下問言汝等何為在此荅言欲恐怖
十七群比丘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
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恐怖比丘波逸提有客比丘問舊比
丘言此房中應何所畏或不敢語或
語已生疑懼犯波逸提罪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
丘不故恐怖比丘犯波逸提無有是
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恐
怖比丘波逸提餘如打比丘中說
佛在舍衛城尒時達摩比丘作是念
跋難陁先奪我衣佛由是呵責我為
諸比丘結戒我今當於僧中說其犯
僧伽婆尸沙念已即往上座比丘所
語言跋難陁與女人身相觸麁惡語
讚歎自供養身諸比丘問汝云何知
荅言我共行見作此事諸長老比丘
呵責言汝云何不瞋時覆藏瞋便發
露呵已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達摩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覆藏比丘麁罪波逸提有諸比丘不
知他所犯是麁罪後乃知之生疑悔
我將無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知比

丘所犯是麁罪犯波逸提無有是處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比丘
犯麁罪覆藏過一宿波逸提若從平
旦至明相未出一一時突吉羅明相出
波逸提沙弥突吉羅若欲說無人若
恐難起覆藏不犯　七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陁作是念達
摩比丘許我共行以衣與之既不肯
去還取其衣世尊以此見責為諸比
丘結戒彼後復出我罪我今當以無
根僧伽婆尸沙謗之作是念已語諸
長老比丘言我實觸女人身作麁惡
語自歎供養身達摩比丘亦復如是
諸比丘問汝云何知荅言我共行見
諸比丘呵責言汝云何以無根僧伽
婆尸沙謗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跋難陁汝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比
丘波逸提謗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
沙弥尼突吉羅比丘尼謗比丘比丘
尼波逸提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

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謗五
衆突吉羅 七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陁作是念達
摩比丘許我共行乃至復出我罪亦
如上說我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之
不能有損我今當復以餘事治之便
至其所語言汝是我弟子我是汝師
汝先犯我我亦犯汝今共和解勿復
相嫌便可如先共至諸家食多美食
彼即和解隨從而行跋難陁輒將至
無食處有来請者便眴眼手語作相
令去籌量還寺不復及中便發遣之
語言此今無食汝可還寺彼既去已
至所請家食多美食達摩還寺遂不
及中跋難陁食後還歸問達摩言汝
及食不荅言不及復詐慰喻言汝今
雖失一食明當令汝得極美者明日
所往亦復如上如是至三語達摩言
我比將汝所詣皆是得美食處而不
得之恐是汝先人所責天神所忿或
復是汝罪業所致勿怨於我汝可速
歸及中至寺達摩馳還復不及中積
日飢羸不能復起跋難陁食後還至

所往復問汝及食不吝言不及便語
言汝欺誑師應如是治汝後若復作當
使劇是達摩芬是始覺師詐大瞋
言去何比丘作是欺誑使我三日絕
食殆死諸長老比丘問汝何故大哭
答言跋難陀三日惱我使我絕食諸
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爾不
答言實爾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語比丘共到諸家與
汝多美飲食而不與發遣令還波逸
提有諸比丘將諸比丘共至諸家不
能得食生慚愧心作是念我將無犯
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不為惱他不
得食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語彼比丘共到諸
家與汝多美飲食為惱故不與發遣
令還波逸提有諸比丘將看病比丘
到諸家為病比丘請食恐病人失中
遣令速還既發遣已便生慚愧我故
當不犯波逸提耶以是白佛佛以是

五分律卷第九　第二十一張　學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比丘不為
獨食故發遣他比丘犯波逸提無有
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語
彼比丘共到諸家與汝多美飲食旣
到不與作是言汝去共汝若坐若語
不樂我獨坐獨語樂欲令彼惱波逸
提若比丘作此惱比丘尼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乃至畜生突吉羅若比
丘尼作此惱比丘比丘尼波逸提惱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乃至畜生突
吉羅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作此惱
五衆突吉羅　七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衆多比丘共伴行
入拘薩羅國遇賊剥脫衣鉢都盡到
一邏所邏將問言大德何處遇賊荅
言某處即與邏人共議若王聞比丘
在我等界遇賊必當罪我便語比丘
言大德小住我當逐取此賊便出追
逐須臾及之即便重圍索諸衣物皆
悉得之染衣白衣各者一處邏人議
言當先還誰有人言應先還比丘王
信樂佛法聞者必喜便語比丘言可各
取衣諸比丘於衣上生疑或言是我

五分律卷第九　第二十四張　一尊

奎

衣或言非我衣遂不敢取邏人問何
以不取荅言我不自識衣是以不取
邏人言汝識者取㳒是外道便取比
丘好衣比丘後得外道惡者邏人知
沙門釋子皆著好衣而今反得外道
惡服語言汝等沙門有何奇特尚不
知衣相云何知心若知衣相外道何
由得汝好服諸比丘往到佛所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更問諸比
丘汝實不識衣相不荅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新得衣應三種色作幟若青若黑若
木蘭若不以三色作幟波逸提若不
作幟若著著著波逸提若不著宿宿
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
弥沙弥尼突吉羅若新得衣先已作
幟不作不犯 七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衣鉢
什物布散諸處不得收斂六群比丘
便取藏之彼既覺失問六群比丘言
我如是如是物在此在彼誰持去者
荅言向來人非一故當不持去耶即

問向者来人皆向處去答言東西南北
莫知所之時十七群比丘四出追逐
及向来人語言我失衣鉢坐具針筒
可以還我諸人言大德我為法來不
為作偷得此語已著慚而反六群比
丘問言汝等竟見向来人不答言見
得衣不答言不得於是六群比丘出
衣鉢示之此是汝衣鉢非答言是諸
比丘見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介
不答言實介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
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自藏比丘若衣若
鉢坐具針筒如是一一生活具若使
人藏波逸提復有比丘不舉衣鉢什
物諸比丘不敢為舉便失去以此被
疑得惡名聲作是念若佛聽我等為
人舉衣物者彼既不失我等不致此
惡名聲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若不為藏故為人舉衣
犯波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為戲笑故藏比丘若衣
若鉢坐具針筒如是一一生活具若

使人藏波逸提若藏比丘尼式叉摩
那沙弥沙弥尼乃至畜生物突吉羅
若比丘尼藏比丘比丘尼物波逸提
藏餘人物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沙
弥尼藏五衆物突吉羅 七十八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有勢力
餘善比丘無勢力六群比丘遮善比
丘羯磨乃至佛種種呵責皆如前如
法斷事中説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説若比丘僧
斷事時如法與欲竟後更呵波逸提
後更呵者言我本不作如是與欲若
僧不作羯磨斷事後呵突吉羅比丘
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
吉羅 七十九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須一一衣
衆僧已與後時更得現成三衣共議
言今與不應當與誰或有言應先與
世尊或有言應先與大迦葉大迦葉
世尊常所讃歎又是上座六群比丘
言應先與瞿伽梨諸比丘以是白佛
佛問諸比丘迦葉少多求不不舍言
不求與然後取佛因是説偈言
五分律卷第九 [illegible]

此衣無欲衣不施有欲者不能調其意
不任此袈裟已能離貪欲於戒常一心
如是調心者乃應此衣服
佛語諸比丘應以此衣與迦葉即以
與之於是六群比丘作是言今諸比
丘隨知識迴僧物與諸長老比丘聞
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
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作是語諸比丘隨知識迴僧
物與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
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卆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達摩比丘作是念
跋難陀先奪我衣佛呵責我為諸比
丘結戒我說其犯僧伽婆尸沙彼復
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我又斷我食
至于三日我當云何以報此怨復作
是念彼於我聞作淨施衣不復還之
足以報耻便不復還跋難陀後從索
衣達摩言師先布施今云何索跋難
陀言我作淨施不作布施猶不還之
跋難陀便强奪取彼即大喚諸長老

比丘聞皆出問何故大哭答言跋難
陀強奪我衣諸長老比丘呵責跋難
陀云何淨施與不可信人而復還奪
復呵責達摩人淨施汝云何不還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
陀汝愚癡人實淨施與不可信人不
荅言實尒世尊復問達摩汝愚癡人
他實淨施汝汝不肯還不荅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不應
淨施與五種人一者不相識二者未
相諳悉三者未相押習四者非親友
同師五者非時類無此五法然後可
以淨施與之復有二法不應淨施一
者不能讃歎人二者不能與人作好
名稱復有二法不應淨施一者不能
為人受重物淨施護如已有二者已
有受物不能淨施彼用不恨復有二
法不應淨施一者不知彼在世以不
二者不知彼在道以不諸比丘作是
念佛聽我等淨施便淨施父母兄弟
姊妹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淨施白衣
應淨施五衆有諸比丘獨住房中有
長衣不知云何作淨施以是白佛佛

言應作遍示淨施若於三衣中須有
所易應偏袒右肩脫革屣胡跪捉衣
心生口言我此某衣若干條今捨第
二第三亦如是說然後受所長之衣
亦如前法心生口言我此某衣若干
條受第二第三亦如是說如是受已
所捨之衣應用淨施復應如前法心
生口言我此長衣淨施某甲從彼取
用若不須易受者所長之衣應即如
是淨施獨淨施法至十一日復應如
前法心生口言我此長衣從某甲取
還然後更如前法受持淨施若對人
淨施應作展轉淨施如前法捉衣作
是言我此長衣於長老邊作淨施彼
比丘應問言長老此衣於我邊作淨
施我持與誰答言於五衆中隨意與
之彼比丘即應語言我今與某甲長
老若須從彼取用好愛護之彼受作
淨施比丘後以此事語所稱名比丘
所稱名比丘恐犯長衣罪不敢受不
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告諸比丘不應語所稱名比丘令
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與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郍沙
弥沙弥尼淨施衣還奪波逸提比丘
尼亦如是若與彼衣從索彼還而取
不犯 六十一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跋難陁常受一家
供養彼後請僧時跋難陁晨朝著衣
持鉢入城到諸家處處語說彼唱時
至諸比丘著衣持鉢往到其舍衆坐
已久語主人言日時欲過何不下食
荅言我為跋難陁故請僧須待其到
時跋難陁遍中方至諸比丘有食者
有少食者有不食者主人以此嫌呵
跋難陁言沙門釋子有何急事先
受我請而過諸家遍中方来令諸比
丘不得食我所供養食使我多辦飲
食而成無用諸比丘種種呵責跋難
陁言汝不能饒益佛法乃作如是苦
惱衆僧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跋難陁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受他請食前至餘家波逸提後時
跋難陁主人自擔熟食詣僧坊供養

金

僧及跋難陁跋難陁食先竟便去行
到餘家使更集僧欲下具食以跋難
陁不在久不下之諸比丘語言日時
垂過何不下之荅言我本為跋難陁
須来便下跋難陁竟不来遂不得下彼
種種譏嫌跋難陁諸比丘亦呵責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
陁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受他請食前食後行到餘
家波逸提有諸比丘有僧事塔事私
事須入餘家不敢去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
丘白餘比丘然後得去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受他請食前食後行
到餘家不白餘比丘波逸提或有諸
比丘相嫌不共語或坐禪或熟眠不
知白誰出門見諸比丘便走逐大喚遥
白諸居士見譏呵言諸比丘如麞走
如兎走如梟鳴無沙門行破沙門
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
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不應逼白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受他請食前食後
行到餘家不近白餘比丘波逸提諸
比丘作是念衣時亦當白不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除
衣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
他請食前食後行到餘家不近白餘
比丘除因緣波逸提因緣者衣時是
名因緣若白至東家而至西家不名
為白若不白到諸家一脚入門突吉
羅兩脚入門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白
至一家因此至餘家不犯若無比丘
可白亦不犯 八十二竟
佛遊拘薩羅國與大比丘千二百五
十人俱諸比丘或得房宿或得樹下
或在露地時六群比丘晨朝著衣持
鉢於街巷中共諸白衣論說世事至
于日暮行人見之譏呵言此非出家
語論之處何不住阿練若處守攝諸
根或有言此輩不樂佛法不敬戒律
得語戲處便忘日暮耳諸長老比丘
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
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
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非時入聚落波逸提有
諸比丘有緣事須非時入聚落而不
敢入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告諸比丘今聽有緣事非時入聚落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入
聚落不近白善比丘除因緣波逸提
因緣者難時是名因緣沙弥突吉羅
若行路經聚落若暮須往宿若八難
起皆不犯 第十二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去城不遠有一神
樹衆人奉事至節會時七日乃止四
種兜羅貯薦棄之而去諸比丘於後
收取以貯繩牀木牀及作枕褥諸白
衣見譏呵言此物臭穢好生諸虫云
何比丘坐卧其上無沙門行破沙門
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
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兜羅貯
五分律卷第九　第二十四張　草

坐卧具波逸提兜羅者抑華白楊華
蒲梨華睒婆華若發心及方便欲貯皆
突吉羅作成波逸提若不壞若坐坐
坐波逸提若卧卧卧波逸提若他與
受波逸提要先棄然後得悔過若不
尒罪益深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第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畜高牀老
病比丘上下牀時墮地破傷或露形
體諸白衣見譏呵言此諸沙門如王
如貴人奢豪無儉時波斯匿王以所
坐卧牀與跋難陀跋難陀得已於房内
敷世尊常法五日一按行諸房跋難陀
白佛言看我住牀佛呵責言汝愚癡人
如何安生死窟宅無求出意汝不應
自畜高牀敷錦繡褥犯者突吉羅即
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自作坐卧繩牀木牀足應高
修伽陀八指除入䏶若過波逸提若
自作牀若使人作若高皆應截應
悔過若得高牀施受時應作是念此
牀不如法我當更截若不作是念受
五分律卷第九 第三十張 [illegible]

波逸提亦應先截然後悔過比丘
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
吉羅 八十五竟
佛在王舍城介時諸比丘用骨牙角
作鍼筒便諸處求若糞掃中拾用作
之諸居士見譏呵言此諸沙門如搞
如鳥如牙角師不淨可惡復有諸比
丘至屠殺處見欲殺時豫從乞之諸
屠殺者皆譏呵言觀此沙門雅欲多
殺見殺便喜晝夜常說慈愍護念衆
生而今無有仁惻之心時有牙角師
信樂佛法常供給諸比丘或自出牙
角為作或索牙角而為作之以是致
弊餘人不得復有所作家人白相謂
言若常為沙門作奴我等便應各分
生活隣人語言汝信敬沙門方當窮困
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
實介不答言實介世尊佛種種呵責
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用骨牙角作
鍼筒波逸提若比丘發心及方便欲
作突吉羅成已波逸提亦應先棄然
五分律卷[illegible]

後悔過作灌鼻筒不犯餘如牀中說八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不敷坐具
坐僧牀褥垢膩汙之復有一比丘失
於大便謂是風出旣覺洗浣於房前
曬世尊問阿難此是誰褥即具以荅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
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
巳告諸比丘不應不敷坐具坐僧牀
褥犯者突吉羅今聽諸比丘護身護
衣護僧牀褥故畜坐具諸比丘作是
念佛巳聽我等作坐具便廣大作垂
地汙溼諸居士見問諸比丘此是何
衣垂地荅言是我等坐具便譏呵言
大德何不稱身作之雖復出家財豈
應不惜釋子常說少欲知足而今如
此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
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巳告諸比丘
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作尼師檀應如量作長二
修伽陁磔手廣一磔手半若過波逸
提長老優陁夷身大坐具小不足容

膝夯佛按行房時牽挽坐具如牽皮法
佛問何故作此此荅言世尊我身大而
坐具小作此牽挽欲令廣長佛呵責
言汝愚癡人猶不離戲笑今聽更益
頭磔一手即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
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
尼師檀應如量作長二修伽陁磔手
廣一磔手半若續方一磔手若過波
逸提續方一磔手者截作三分續長
頭餘一分帖四角不帖則已除比丘
尼式叉摩那沙弥尼餘如牀中說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毗羅茶比丘體生
癰瘡膿血流溢衣服著瘡脫時剥痛
佛行房見問彼比丘汝病小差苦可
忍不荅言病不差苦不可忍衣服著
瘡脫輙剥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
諸比丘今聽諸比丘護身護衣護僧
坐褥故畜覆瘡衣用細滑物作諸比
丘作是念佛聽我等作覆瘡衣便大
作通裹頭足曳地汙涅諸居士見種
種譏呵如尼師檀中說諸長老比丘
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作覆瘡衣應如量作長四
修伽陀磔手廣二磔手若過波逸提
覆瘡衣病瘡時著瘡差應淨施餘如
生具中說（八十八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佛聽毗舍佉母施
僧雨浴衣諸比丘便廣大作諸居士
譏呵乃至諸比丘以是白佛皆如上
說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雨浴衣應如量
作長五修伽陀磔手廣二磔手半若
過波逸提餘如覆瘡衣中說（八十九竟）
佛在舍衛城時諸比丘作修伽陀衣
已量衣若過居士譏呵乃至諸比丘以
是白佛皆如上說告諸比丘今為諸
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作修伽陀衣已量衣若過波逸提
修伽陀衣已量者長九修伽陀磔手
廣六磔手是名修伽陀衣已量難陀
短佛四指不知云何作衣以是白佛
佛言聽難陀衣短佛衣二指復有諸
比丘短小不知云何作衣以是白佛

佛言聽隨身長短作衣餘如雨浴衣中說 七十五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難陀跋難陀共作是議世尊已制迴欲與僧物入已犯尼薩耆波逸提我等今當迴以相與便各說諸檀越更互得之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難陀跋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知檀越欲與僧物迴與餘人波逸提餘如迴欲與僧物入已中說 九十二竟

五分律卷第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五分律卷第九 第四十張

中